

姜卫红 著

谜之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谜之城/姜卫红著. 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1.5

ISBN 978-7-5321-4078-7

I. ①谜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0293 号

项目统筹: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图书中心

特约编辑: 任 春

责任编辑: 毕晓燕

美术编辑: 刘 菲

谜 之 城

姜卫红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75 插页 2 字数 275,000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078-7/I · 3146 定价: 29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2431136

目 录

第一章/1

不敲象棋的话，会去敲孙副厂长的脑袋，敲潘玉花的脑袋。

第二章/16

一片浓重的阴云飘荡到张权生生命的天空中。

第三章/26

只听身后一声雷鸣：“回来！”

第四章/43

他问自己，你真的咽下这口窝囊气了吗？

第五章/52

张文军俯下身，把自己火热的双唇准确地“按”在汪秀秀的双唇上。

第六章/68

你要为你的终身负责。

第七章/78

我要为你们大哥先约法三章。

第八章/90

她清楚要抓住眼前这个男人，仅仅依仗过去的感情是



无法持久的……

第九章/100

要是人的眼睛都被雨水糊了，就好了。

第十章/111

是他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倒理直气壮了。

第十一章/121

张文华正在筹办婚礼，却又不知为什么，突然想逃避……

第十二章/141

泪水在张权生的双颊纵横驰骋，像决堤的河。

第十三章/150

他要记住她，长久地占有她，让她的巧笑倩兮只为他狂。

第十四章/162

这条影子今晚在这里是它最后的历史。

第十五章/174

你能不能把那封信还给我？

第十六章/184

父亲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好像不愿多说。

第十七章/190

他的心脏跳得极其微弱，像一个正在一路走低的股票。

第十八章/196

旋即意识到纪委已盯上了自己，警告自己不能太得意……

第十九章/207

老伴的生命真这样不堪一击，悄然而逝？

第二十章/217

让田丰市长给父亲一个交代，这也是父亲给儿子的交代。

第二十一章/223

张文华想疼了脑袋也想不明白，张文军为什么要置父亲于死地。

第二十二章/229

张文军在客厅中央跪着，陷在黑暗中，好像一尊纹丝不动的雕塑。

第二十三章/238

张权生对于家，已毫无知觉……

第二十四章/247

做一盘 VCD，配上音乐，每天放给爸爸看。

第二十五章/259

当你惩罚一个人的时候，就让她爱上一个人。

第二十六章/268

谢绝人家总归不妥，她还能来抢她的张权生不成。

第二十七章/278

张权生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姚萍，好像姚萍是一幅画，要把她钉在墙上。

第二十八章/285

张文军把她的手越握越紧，她哪里能抽得出来。

第二十九章/292

自己并不是爸爸的女儿，那么也有可能不是妈妈的女儿。

第三十章/303

医生再用心脏起搏器，试图激发张权生的心重新跳起来。

第三十一章/316

对于活着，对于写那些风花雪月的文章，张文华忽然感到无精打采……

第三十二章/323

掩盖一个罪恶，往往需要制造一个更大的罪恶。

第三十三章/330

张权生的目光无处不在，让面对他的人无处可躲。

第三十四章/344

疯狂的性爱仍不能有效地减弱张文军心头的沉重。

第三十五章/351

再好的女人，还必须“煮”了才能喝。

第三十六章/361

潘玉花对于张文军被“双规”的事显然蒙在鼓里……



第三十七章/368

这个男人经历了这次变故，一定懂得家庭才是他最安全的港湾。

第三十八章/378

三兄妹的心似乎彼此靠得更拢了……

第三十九章/388

让时间一点一点飘向遥远的过往，又从遥远的过往一点一点像云一样飘到此刻。

第四十章/404

屋子里弥漫起一股不很浓的烟味。

第四十一章/413

它们像随风而逝的云一样，在屋子里四处散落。

第四十二章/424

浮云透明似的，变幻莫测，好像在热烈地舞蹈。

这是一座建筑（后记）/429

第一章

不敲象棋的话，会去敲孙副厂长的脑袋，敲潘玉花的脑袋。

1

张德山咪一口女儿红，在嘴里停留片刻，好像要咂尽它的全部滋味，然后喷一股绝对浓烈的酒气，问：“儿啊，5千年后，我们张家的香火还会在东疆吗？”

9岁的张权生犹豫着要不要把碗里的酒继续喝下去，对于父亲的话充耳不闻。这女儿红闻着是香，还能像镜子一样照人，但太难喝了。

张德山的老婆曹彩娣肯定地说：“你喝醉了。”

张德山说：“我没醉，我喝得正开心呢。5千年后，我告诉你，儿啊，我们张家的香火早被掐断了。可是我们的魂是不去的。即便他妈的东疆像空气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，我们的魂啊仍在大街小巷里走来走去，走来……走去……”

曹彩娣说：“你尽胡说八道。”她实在想象不出5千年以后的东疆会居然不存在，不存在了居然还会有大街小巷。

张权生举起左手捏住鼻子，右手端起碗，把碗里的酒，一口气灌下喉咙。

张德山嘿嘿哈哈地笑了，说：“这才是我儿啊！”

张德山经常要张权生陪着喝酒，培养他的酒量。张德山认为酒量等于胆量，胆量等于男人，没有酒量的男人肯定不是男人。但张权生的酒量就是大不起来。

于是，张德山说：“有多少酒量就喝多少酒，这样的男人靠得住。只有靠得住的男人才是男人。”

张德山说：“喝酒重要的不是酒量，而是酒风。酒风是什么？就是态度要好。”

从张德山重新设置的喝酒者的标准看，不论从哪个角度打量，张权生都合格。

张权生说：“爸，你的标准是专门为我订做的吧？”

张德山嘿嘿哈哈地大笑，说：“谁叫你是我儿啊！”

2

一晃，张权生与潘玉花结婚了，婚礼相当热闹，宾客们变着法子，要张权生喝酒。他都只是象征性地抿一小口，决不过量。

待宾客们散去，酒的后劲开始发威，张权生觉得身体轻了起来，像在水里浮起。还是喝多了点。

张权生洗一把冷水脸。洗完以后，清醒许多，环顾新房。新房是父亲张德山倾尽全部积蓄买下的，有十二个平方米，外加一个小天井。买下后，他就忙开了，用石灰将它粉刷一新，然后放下一张双人床，一张八仙桌，几条板凳，一个五斗橱，一个被橱，一只煤球炉。把它们摆置好之后，他站在屋中间，双手叉腰，那气势气吞山河似的，目光来来回回地扫，胸怀为之舒展，眼角眉梢笑意顿起，这可是自己的超级豪华城堡，舒适鸟巢，自己的人生将从这里全新出发啦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的心有些黯淡。此刻，这股黯淡又强烈地冒出来，像雾一样在他身体里四处弥漫。此刻，他的心里边应该充满喜悦才对。潘玉花仔细地收拾桌上狼藉的碗盏。

张权生走到街上。已经是后半夜，街静悄悄的。这条街，云海浜路，原是一条小河浜，专门倒垃圾。垃圾倒得多了，铺上石子，就诞生起台砾

路。仍旧是河的架势，狭窄弯曲像羊肠，两旁尽是简易棚户屋。陆陆续续有了理发店，小饭店，老虎灶，煤球店，烟杂店，公共厕所。张权生的新房位于街中间，一个转弯凹处。那弯转得较为圆滑，门口一站，两头都能看到。张德山说这风水好啊，两头都来财，兜得住，兜财。

张权生在门口站着，脑子又一下子清醒不少，看看街的这头，又看看街的那头。没有一个行人，路灯闪发着柔和的光芒。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包飞马牌香烟，抽出一支夹在手指间。这香烟是用来招待客人的。他平常不吸烟。人们说吸烟有助于集中注意力思考，现在他要思考，必须，马上，做出一个决定。他把香烟送往嘴角的时候，香烟却整个捏在手掌心里，然后，很干脆地两掌心相对，用力一碾，香烟顿时撕心裂肺，碾成碎末。手掌一松，香烟末无声地飘落街上。他三步并两步跨回新房。

潘玉花已脱下外套，露出那件大红的绒线衣，在灯光下，半靠床头，显得格外娇羞。她的心情似三月明媚的阳光，又像快乐飞翔的燕子，等待张权生捕捉。张权生在床沿上坐下，潘玉花移一移身子，甜蜜地依偎在他的怀里。

张权生正襟危坐，生硬地说：“我要坦白。”

潘玉花惊得一下坐直身体，抬起头，愣愣地盯着他。

张权生盯着桌腿，一本正经地老实实在地原原本本地坦白他与姚萍的恋爱，一口气说完后，觉得自己的心头终于轻松了，顺畅了。他之于潘玉花是透明的了，端起陶瓷杯，把半杯子水一饮而尽。

潘玉花的心头平添重量了，这重量像一块有尖利棱角的巨石，既沉甸甸，又硌得自己疼痛难言。想不到眼中特憨厚老实的人竟然向自己隐瞒这么重大的事情，皱起眉头，盯着他问：“你真的很爱她吗？”目光像绣花针一样尖锐，能刺得人鬼哭狼嚎。

张权生低头想了想，摇一摇头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没有！就像近视眼有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一样，我那是假性近视。”

潘玉花说：“我没有爱上过其他男同志。”

只这轻轻一句话，让张权生面露愧色，发誓这辈子一定对她一心一意，有些紧张地把潘玉花搂在怀里，生怕她推开自己。

3

张权生有时还是难以自制地想念姚萍，他的技校文化老师，他与她，彻头彻尾的师生恋。像一只碗摔在地上，即使碎了，仍会顽强地留一些余音袅袅；也好像随时准备死而复生，一地碎片重新聚拢成碗。

张权生喜欢起下象棋，上瘾了。

张权生读小学四年级时就喜欢下象棋，那是两军对垒，非决出胜负不可。红黑双方，就是两支部队，千军万马，杀个昏天黑地，带劲。他的小脑袋瓜里萌发起将来一定要当兵，弄个将军干干的念头。做个将军，多威风啊！初中毕业，正是抗美援朝，他对父亲一板一眼地说：“我要当志愿军。”

张德山是个火爆性子，一句话不顺耳，脾气就上来。他知道儿子当兵的心思由来已久，他说这话是郑重其事，现在不给他掐了这念头，他真会不顾一切去报名。他顿时把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，眼乌珠好像从眼睛里破眶而出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儿啊！你要参军？除非你要我和你妈死在你面前。”

曹彩娣一听，立即默契地抹开了眼泪，说：“你这是逼死我们啊！我不要活了。我现在就死。”做出一副撞墙的架势。

张德山夫妇来自苏北，带着张权生摇一条小舢舨，做水上运输生意，分一杯城市的残茶剩饭。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积蓄，毅然上岸，在苏北人的棚户区里搭下一间小屋栖身，供养张权生读书。指望张权生将来找一份岸上稳定而体面的工作，结婚生子，他这一支张姓血脉才算在援疆真正扎下根，这酒就越喝越香越有味道。张权生去参军，上朝鲜战场，明摆着要他断子绝孙。

张权生傻眼了，吓得魂飞魄散，赶紧拉住母亲。他的梦想立刻像一飞冲天的气球，“啪！”在半空中粉身碎骨。

张权生没能拗过父亲的意思，走进东疆市轻工技校，老老实实在地成为这所学校第一届钳工班的新生。课余，与同学们下下象棋。同学们很快发

现，没有谁是他的对手，他好像天生是下象棋的料。张权生沾沾自喜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强中自有强中手。文化老师姚萍的象棋那才叫象棋。自从参加学校象棋兴趣小组，与姚萍老师过招后，他才知自己棋艺之浅，自己是一脉细流，而姚萍老师是滔滔长江水。张权生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认她做师傅。在姚萍指点下，他的棋艺直线上升。姚萍以为得了一个天赋异秉的爱徒，对这个只比自己小两岁的学生欢喜得不得了。

待技校毕业，张权生与姚萍双双堕入爱河。姚萍的父母没有儿子，非要张权生入赘不可，张德山咬牙切齿地反对。一入赘，张权生的孩子，张德山的孙子便姓姚，姓了姚，又等于断子绝孙。这怎么可能？明确反对。张权生犹豫不决了。张德山和曹彩娣又演起双簧，一方面寻死觅活，尽力阻截，另一方面专门找人给张权生说媒，很快，看中一个姑娘，就是潘玉花。张权生难以招架了，权衡再三，选择与姚萍分手，写了一封分手信，把分手的意思写得明明白白，以免见面尴尬。姚萍接信后，没有拖泥带水，很快回信，尊重他的选择，祝他幸福。字里行迹，没有丝毫责怪之意。张权生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怅然若失，人似乎成了泥塑木雕。他闷闷不乐好长时间，茶饭不香，倒头便睡，奋力做梦，在梦中与姚萍见面温存。张德山有些担心，儿子莫非要发神经，那么不如迁就他。但一些日子后，儿子又恢复正常，与潘玉花正常约会，张德山和曹彩娣暗喜不已，自己的儿子真乖。心里得意，你以为读了几年书，就能罩过父母，不知天高地厚。

潘玉花是中华第五棉纺织厂的挡车女工，娇小玲珑，扎两条羊角辫，平常身穿天蓝色背带裙，白跑鞋，走路来大大咧咧，像奔跑的小鹿，透露那么点野野的小性，与姚萍是两种风格。如果姚萍像一块色彩浓重的织锦缎，潘玉花便是一幅素色的家织棉布。张德山和曹彩娣对潘玉花一百个满意，特别是不用张权生入赘，而且也是工人家孩子，天生就亲，一说起工厂，话就没完。不像姚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，本人又是知识分子，对工厂不是很有兴趣，到底与张家隔膜。

张权生与人下象棋，有时棋盘上会冷不丁现出姚萍高挑苗条、凹凸有致的身影。他仿佛又触及她白净的皮肤，看到她那双顾盼动人的大眼，听

到她轻柔悦耳的声音，拂着自己的耳根，痒痒的。于是他痴痴的，反应有些迟钝。

4

不久，潘玉花怀孕了，肚子一天比一天挺。

潘玉花躺在人民医院的妇产科手术室里，一阵呼天抢地后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。

潘玉花有妊娠反应时，张权生就与她说，如果生的是女儿就叫张文雨，如果生的是儿子就叫张文军。自然是张权生绞尽脑汁后的巨大成果。潘玉花眉毛一扬，欣然说，好。张权生解释说，文军的文嘛，文采飞扬的文，军则是武的意思，结合在一起，便是希望他长大后能文能武，文武双全，前程远大。

潘玉花心花怒放了，笑着说：“这么有深意啊！”

张权生再与父亲说，张德山也是拍手叫好，这才是张家的孙子嘛。

男婴，姓名当然就是张文军。在产房里，潘玉花坐在床上，怀抱张文军。张权生坐在床沿上，一双眼睛专注地注视他，喜形于色。

潘玉花熟练地撩起衣裳，把奶头塞在张文军的嘴里，好像天生是慈母。

张文军吮吸着母亲的乳头，啧啧有声。声音渐渐低下，睡着了。睡着了，屙得痛快。

张权生闻到一股异味，知张文军屙了，便给他换尿布，轻手轻脚。张文军的屁，红红的，小小的，小不点儿，一截小手指那么大，这便是张家的命根吗？当然。张权生对着它微微一笑，笑得生动无比。他再看潘玉花，怎么看都漂亮，张家的功臣。

5

潘玉花休了一个月产假，上班，人变得格外嫩白，珠圆玉润，精神。正逢厂里召开国庆节文艺庆祝大会。潘玉花代表车间，走上舞台清唱一支

歌：《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》，声情并茂，赢得了热烈持久的掌声。谢幕谢了两次。

潘玉花还扭了秧歌，一条红绸带在腰间绕了一圈，像藤一样绕于双臂，握于手中，红绸带从手中还长出好长一截，身体扭动时，她把红绸带甩得像京剧演员青衣甩的水袖，那个美呀，美轮美奂。

新来的孙副厂长坐在台下，看得嘴角流下了口水。孙副厂长是南下解放军干部，曾任先锋尖刀连连长。据说身上有十八处伤，是英雄。

孙副厂长有心栽培潘玉花了，隔三差五把她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关心地询问她的工作、生活和学习情况。孙副厂长的眼睛闪闪发亮。潘玉花窘促地把目光投到别处。

孙副厂长再次单独把潘玉花叫到他的办公室，给她开展革命传统教育，讲到兴奋处，捋起衣袖给潘玉花看他臂上的伤疤。

孙副厂长绘声绘色地说：“这像铜钱大的小伤疤是让步枪子弹击中的。它射进人的肉里，刺溜一下，只要不伤到骨头，不要紧。这拉了一条口子的，还缝了针，是拼刺刀时，叫敌人的刺刀割的。那刺刀尖不是刺来的，而是横里扫过来。他刺不中我呀，又怕我刺过去，情急之下，扫了过来。那是夏天，穿的是单军装，刺刀尖锋利，只一下，就扫破了军装，扫到肉。血像自来水一样喷出来。这时，要包扎的话，敌人的刺刀就真的刺过来。我也不管它，眼睛血红，瞅个空档，把我的刺刀插入他的腹部。他还不死，圆睁着眼睛看我。我把刺刀抽出来，再补上去狠狠一刺……心里说，兄弟，我让你死得利索些，对得起你啦。”

潘玉花带点夸张地说：“真吓人。你还叫他兄弟？”

孙副厂长说：“人心都是肉长的，都是爹妈生的，但他投了反动军队，就必须受到我们革命军队的歼灭。这样的情景，事后想想是够吓人，可要是换了你，你也会这么做，那是你死我活啊，是革命。革命就是你死我活。”

潘玉花由衷地说：“你真了不起。”

孙副厂长估摸着应该说些试探性的话，说：“哦！你生了孩子越变越漂亮了。”

潘玉花的脸孔微微发热，羞赧地抿嘴一笑。

孙副厂长像得了鼓励，忍不住像抓俘虏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把潘玉花拉到怀里。把俘虏拉到怀里，要么掩住他的口，抓舌头。要么一尖刀捅在他的要害处，让他还没弄明白，就去阎罗王处报到。对待女人也得这样。

潘玉花惊呆了，反抗了，响亮地抽孙副厂长一个耳光。这更激起孙副厂长的勇猛。孙副厂长在一愣之后，不由分说把潘玉花按倒在办公桌上。

潘玉花猛一用力，将孙副厂长推到一旁，她本可以夺路而去，却双膝一软跪下。孙副厂长不由骇住，喘着粗气，俯身扶她。潘玉花的泪水倾泻而出，洒在孙副厂长的伤疤上。在孙副厂长眼里，她梨花带雨，越发娇艳，令他欲火更炽。

.....

潘玉花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，寻思回到家里，张权生要自己怎么办？自己的身体怎么突然之间容下另一个男人，当他进入自己身体时，自己竟然不由自主地抱住他，而且陶醉地呻吟。真不可思议啊，但愿张权生起码今晚不会要她。她得消化。然而，她知道他今晚要自己，已经有好几天没有那个了。他一定憋得难受，需要发泄。

潘玉花回到家里，张权生果真十万火急地要她。潘玉花不得不推说自己不舒服。张权生注意到潘玉花的眼神有点恍惚，脸色苍白，把手放在她的额头上，感到她的体温与自己没有什么两样，肯定地说：“你累了。”

潘玉花默不作声，算是默认。

张权生只得作罢，握住她的手，好像这样也能给自己慰藉。

潘玉花的心里甚不是滋味。要不要告诉他？这样的事若告诉他，那岂不是像美国人把原子弹掷在广岛上。她忽然感到自己好脏。要有多脏就有多脏。她不能连带把张权生也脏了。让她感到羞耻和恐怖的是，孙副厂长使自己得到了张权生从未给过的快感，那快感太撩人了。

潘玉花的脑子里满是孙副厂长的身影。